

塵

餘

塵餘序

孔子對季桓子曰木石之怪曰夔蜩蝻水之恠曰龍罔象土之恠曰墳羊聖人曷嘗不語恠乎
弟弗常語耳要之聖人之所語者皆本事實可
以傳信後有作者吾蓋不能無惑焉山海僻而
辯其失也罔齊諧閎而肆其失也誕夷堅幽而
秘其失也誣以資塵談均之無足尚焉耳友人
謝在杭養邃三餘識周二酉宅憂棲息枕藉典
墳尤忻延接高軒全集勝侶雲從論悉粲花辭

塵館
徵獻壁塵停筆運哀集斯編受而三復遐窮輿
蓋邇標戶牖顯昭聽睹隱徹幽冥事核而奇語
詳而俊眩目駭耳動鬼驚心洵談苑之卮辭稗
官之輿誤以此寶愛而傳遠辟則獲炙鱣翠之
在御而八珍避雋矣千里三朞之入啜而漣醴
讓醲矣詭石怪樹之迎眸而平楚遜異矣帳中
之秘名山之藏烏能舍是乎予雖抱子輿採薪
之憂未忘宋明鱣鯪之嗜故深有味乎是編而
爲之叙其概如此

萬曆丁未仲秋望日友弟趙世顯序

塵餘引

雞骨支牀百念灰廢惟是名根詞障未盡蠲除
賓友過從下榻相對時徵僻事各記新聞不能
言者強之說鬼退則稍爲刪潤上之側釐父乃
成帙命曰塵餘塵餘者塵之餘也夫虞初齊諧
繆悠不經山海宛委宵漫駭俗什九卮言強半
道聽是帙也耳目近事歲月有稽徵且信夫世
固有厭菜肉而嗜鯁鯪者陳留謝肇淛志

塵餘卷之一

陳留謝隆浦輯

萬曆間臨漳呂大學者家貲鉅富忽有白
衣老翁來求僦宅呂訝之不許往復數四翁艱
然曰吾以情求若耳若能禁乃翁不來乎即日
徙入其宅車馬僕從紛紜闐咽呂知爲恠萬方
禁之不能去呂有好婢翁召令服後暮年婢誕
一子彌月延客滿堂冠裳巾幘者數十人酣呼
竟夜既去一客醉不能動就視狐也呂家人擊

殺之翌日諸客皆至號哭叫罵奈何暴虐損我
人口吾必令若傾家乃已既共昇出殯塋樹表
治隧一如人間越數日有大狐入呂宅緣屋走
呂率家僮競持鎗戟格之良久奔入馬草中露
其半身衆盡力刺之至死就視乃七八歲小兒
也驚撓莫知爲計而呂佃戶家失兒驗其屍良
是訟之官呂竟坐抵繫囹圄者三年新郡守至
詢道路之言如一开始爲出之家貲蕩析畧盡白
衣翁亦竟不至矣

嶺南劉少已典試道出洛中至一驛甚肅而不
啓問之曰是驛多恠往來者皆駐別館劉不信
命啓之入則堂宇高邃景物荒涼劉稍疑懼鎖
家室於別所而自處中堂一奴榻前地臥至二
更餘忽聞有大聲轟然劉意為門圯而頽不之
恠食頃又有聲而漸近又頃之則聲在中堂矣
如物之行而步甚重周旋良久至僕枕邊遂聞
齧嚼之聲如嚙枯骨劉股栗莫爲計意僕且齏
粉矣久之無聲天漸明劉潛於帳內窺其僕手

足欠伸恐極大叫僕蹶然而起都無所苦也劉
甚疑駭瀕行館人檢什物失一鐵燈檠遍搜得
之於僕枕邊已爲物嚼去其半齒痕斬然竟不
知其何恠

方思泳歛人也其家數十口皆先後死於水思
泳出外十餘年杳無踪跡儀真民市一鱉殊大
食之以甲賣藥肆細視甲內隱起數字云徽州
府歙縣靈山方思泳作鬼以下數字漫滅不可
識既喧傳方氏親族咸來索觀藥師惧而碎之

嘉靖間事也

密雲妓母女二人有客至欲宿女女有他客遂宿其母但覺交接之際通身奇癢不可忍客就舐其體隨舐癢隨止亦不以爲恠也夜半妓稍出月色微朗回視帳中見客身軀洪脹面有白毛尺餘怖極奔扣女門比啟門則恠已立女牀前美良父恠去女朦朧中似有呼之者欲出輒止如是數四竟隨怪去披髮裸體行如飛其家驚叫追之不及數里許詢道傍人云適見一裸

體女去甚速他無所見也又追里許則女履髮委地僅餘白骨淨如刀刮髓亦枯乾矣大小冤駭瘞之而歸

天津民石秀者其婦爲祟所據歌哭不恒莫見其狀一日呼秀令覓寫真人人到復問到未荅已在客位復曰煩客爲吾寫真客曰不見君形從何寫得曰君但圖一白鬚老翁頂二郎冠穿紅足矣何固問如言圖與之掛榻上人始疑其狐也一夜石出便見門前後盡啟驚呼有賊崇

叱之曰汝那得佳賊乃爾石入庭中有二醯缸
頃間飛二磚擊碎之石伏不敢動翌日門扃鑄
如故缸亦無恙彌年婦誕三子皆狐也家擊殺
之祟來叫罵奈何殺我兒遂謝之乃已秀至今
在祟亦如故

嘉靖丁酉年林太守春澤有墳庄在錦溪守墓
人陳四入旗山勾漏裡採薪于大岩谷中拾一
大龜徑二尺餘繫以柔藤歸懸於柱來報林林
訝之曰龜徑尺即神龜也汝安能得之即令陳

往取比歸家藤繫縛如故龜脫去久矣

魚臺白娘子狐妖也置田宅家貲甚豐而獸與一指揮往來甚密凡爲人卜休咎必托指揮傳言所獲亦分之凡三年一日謂指揮曰吾數滿矣當與君別所置家財悉以留贈仍索湯沐浴閉戶授之以劍令守戶外曰有喚則入有頃喚入室見一美女而尾甚長叱曰若尚不動手指揮解意持劍斷其尾驚叫一聲杳然不見自後絕跡

江右湯道人能符水治怪一日池州民王姓者家爲狐惱迎湯治之將至見王家人中道止其勿往湯歸數日則王復來請原未嘗止之也湯心知有變帶隨行一道童授以符曰道中有急則焚之自以一符密置衣領中行至陰坑離城四十里見道旁宅舍高敞王氏小僮拜迎道左曰候客久矣問那得在此曰是主人新莊以疾故移此耳遂入數重門每入輒鑰至最後一院有老翁踞坐大責湯曰吾與若素無仇奈何

預他人家事今日相見必無捨理湯佯遜謝求
出不可得仍哀鳴告饑渴怪命以水飲之湯得
水便出符含水直前喫恠忽霹靂一聲屋皆不
見道童在外如夢驚醒惟見荆棘叢滿無出入
路叫呼行人共持斧伐棘入其中則湯懵然坐
地上傍有大狐震死王氏怪竟絕湯歸悒悒失
志踰年而卒

太平山中多虎有樵者入山日暮爲虎所攫負
至一所樵者佯死虎乃跑一坑置人於中將少

木葉併土覆之遂去其人欲走竊計虎當復來
不敢動頃之虎果至審視良久乃去此人走起
不知所之顧道旁有大樹緣其上匿焉又食頃
虎領一大虎至瘞所發之不見人徬徨數四蹲
踞於大虎前大虎以爪微掌其頭徑去虎伏不
動此人終不敢下樹至明行人稍集乃大呼前
有伏虎行人聚衆持械往視虎已死矣視其頭
腦骨皆碎云

嘉靖間蒲臺城南街居人李姓者門外烏巢雛

皆四足以爲妖而殺之又四十三年大清河北
有豕產象主人恠之擲之於河

嘉興張異爲諸生落鳧不第往天竺祈休咎夢
神告之曰成不成平不平十里灘頭問老僧翌
日遊湖至十里灘頭果有老僧在焉張揖之僧
合掌曰解元萬福問以成不成二語曰是戊午
也至是秋果省試第一

張異爲孝廉時好請謁爲有司所厭嘉禾民有
大辟求脫者卜莫吉卜求張孝廉而吉以二百

金爲賂張入郡投刺郡守李者怒不出適李同年王使君江右人也亦至俱坐客次王不知爲張也卒問曰君處張吳死未曰未死曰如許紕繆得解頭若爲不死因極數之張唯唯而已既而問姓曰某即張吳王大慙無以自容稱死罪不已俄李守出張爲大辟居間李殊不可王使君力從臾之既別去張往謁王極縋縋王愈媿復貽書郡守強以必從曰倘不得請某將以死謝張矣太守不得已竟爲出之

宣城民失其姓名夜騎馬歸見一女子哭道左
求共載民知爲恠也抱持馬上不舍至家門首
大呼家人啟門女窘急求下民固持之既入室
視之絕色也妖態媚姿世無所有民終疑懼不
敢近幽之別室民有逋於木商五十金覘知商
欲卜妾伺其來索對欲賣女償之商果求女一
見驚心喪魄欲以此女折逋民欣然奉之破券
而歸女性既明媚姿亦婉約商得之殊爲過望
寵惜逾等如是暮年漸成羸瘵適有道人過其

居詢隣云此誰氏之居妖氣太盛俄而商至鄰
指示之道人大駭曰此官人爲邪中深矣不出
一月必死鄰引以語商商猶拒諱道人再三開
諭吾何所利於若但不忍見若以盛年自墮鬼
錄耳假無之卽治不驗何害商始迎道士入宅
設壇作法女在室中始猶怒罵繼以號哭終而
哀祈備至道人不可叱令速還本形瞥然倒地
乃一狐也道人索大甕令狐入其中封以符泥
負之而出莫知所之商病遂愈

候官六都林源清之祖某上計道經穀城遇牧
羊老人云子得非赴春闈耶子勿往與老翁坐
片時林不應老者云即往亦不第林拂袖而去
果如其言下第從故道復遇老者云子不信我
今何如林遂拜問以後功名所就終不許云子
非富貴中人遂授之一書云子讀此神仙可得
林未至家里人病疫病者自言林法師至矣可
移他處亡何前村即病疫里人往告令求林法
師一符符未至而病亦愈法師遂隱於蓬萊山

山下有潭時有業龍爲惡法師驅之戒勿損民居及壞禾稼龍遂從白鶴溪穴地而去今其溪雖雷雨暴漲湏臾即涸盖其下有伏孔焉山上有龍源觀觀前有澄潭路傍圓石如鼓相傳法師朝元日震鼓四方皆聞

侯官庠生林漢福清王井人有族弟膂力甚壯一日三更時入海捕魚將過小灣見一女子姿色甚美云儂欲過灣見母望乞背負免致涉水之苦林知其妖即首肯之兩手緊持女子手兩

肘挾其足急背歸家妖哀號求脫林持之愈急
及家扣門呼其妻曰持火來吾海中得一大魚
妻開門林云非魚也鬼也妻驚失火擲地却入
閉門適堂前有大桶覆地林以足撥開急以鬼
納其中而覆之身坐其上天明啟視乃敗血一
塊長二尺遍示鄉人余友林熙工親見之

嘉興屠濛者爲孝廉時以非理毆其妻至死妻
且死曰吾必有以報君越廿年濛子履祥與友
人陸生飲甚懽陸出門而死於道遍體皆傷家

人執履祥以訟不勝掠自誣伏後來者心知其
寃爲細求賊終不得也卒坐戍計陸生之年則
妻死之日也人以爲冥報云

渤海大清河有鐘自西浮來且浮且鳴蒲臺令
率衆起之遂止及懸晝夜有聲後有道人過此
以馬策擊之明日視鐘有裂紋數十道自此不
復鳴今縣治所懸者是也

僧知永者陽信人精戒行兼通技術城南十里
有大蛇當道行客患之以請永永至其地以手

指虵口念神呪數語虵即隨風飛去

歎女江氏及笄時遊園中忽旋風至如有所感
比入門已有美少年在室內相就狎昵怪每至
女輒昏狂如醉及去一無所覺如是者數月母
懼其醜露嫁之吳氏行至道中怪追至燈炬一
時皆滅舁轎夫便覺加重頃之聞轎中叫罵聲
吾與汝相處幾時奈何棄我逃走謂我無覓處
耶既入吳宅恠謂女此汝百年喜事姑讓汝夫
當夜如常翌日夫進房則怪先在榻矣夫近女

女輒穢罵嚙爪其體夫前後延法官數十禁之
百端終不能祛一道人朱書符數百道圍布戶
牖仍戒令密糊其室恠至果不得入在外巡行
肆罵良久屋角有一點漏明怪颺然入矣嚙女
通身盡腫夫無如之何往龍虎山訴之張真人
真人授以符令焚之比歸恠迎與格鬪紛紜吳
亟令家人取火焚符忽見主靈官立庭中朱衣
吏四人直入女房中擒恠去頃之女在榻上見
一大蛇自窓孔入通身無皮流血淋漓女大恐

走出俄又見前朱衣人捉蛇去自此遂絕

章吏部元禮在京師僦一宅宅多凶怪人莫敢居章素不信鬼神一日與友人羅伯生談頗久夜深入內但聞火燄薰灼驚破戶入則一妾裸死牀上二婢一撲地下一撲炕火中體已焦矣救治久之妾始蘇自言夢中爲一媼呼去相隨途中聞君號聲故還耳然媼夜當復來章尚未信至夜以諸奴圍宅外夜中聞有呼其妾小名者聲漸近章亦聞大呼叱之始去如此三夕章

乃徙他處怪遂絕妾亦無恙

梁文康儲年八歲出就試令長小之命屬對曰
兩棹並行櫓速不如帆快卽應曰八音並奏箏
清其柰簫何長大敬異之

蒲臺人周鐸洪武間充國子生 太祖夜夢天
傾西南一衣人力擎之明日蚤朝班內得鐸
貌良肖於服內果衣紅襦袍召與語說之擢
爲陝西布政使

萬曆戊戌夏六月滕縣舊吏部黃中色家龍起

先是亢旱彌月至日大風雷雨交作屋瓦飛蕩
市人皆辟易顛仆而黃家中但覺殷殷然少頃
有龍蒼白色長十餘丈自中堂西北角穿瓦而
出頭角鱗爪歷歷可數漸入雲霄而滅時以爲
瑞黃作詩有龍飛人尚作龍眠之句逾年黃夫
婦相繼歿

北京指揮朱某者失其名自言知前三世事初
一次爲蛇云伏草中每至暑熱遍體荼毒不可
忍饑渴且甚求死不得望見車來橫道中欲爲

碾殺將車人見之頽返走後見樵人伐薪乃入
薪束中伏遂爲樵人所死再生爲豬不數月脂
壯見屠雖死而魂不散人每市肉一片則魂亦
分隨之去至入釜始滅肉盡乃已三生爲馬云
馬不畏鞭惟脚踢其前脇則痛楚非常每至登
高痛徹心骨今生乃獲爲人每至乘馬登高未
嘗不爲下也

林漢鄉人亦捕魚爲生三更時至海遙見巨浪
三層至岸有怪物長丈餘身如羅刹登岸與鄉

人鬪鄉人力弱正危急時適寺鐘鳴鬼逐聲頂禮且禮且鬪湏臾鐘聲轉急鬼禮拜不暇遂不及復鬪及鐘聲已歇忽聞鳥聲天將曙矣鬼跳入海其人得脫

富陽民宋某者善妖術能剪紙爲貓犬鬼魅之形夜放入人家爲魘破碎器物掬擊門戶乙未之秋祟見於杭杭民大擾中丞而下爲設醮於城隍及關王廟禳之不得也既而被祟之家延宋治者輒愈衆疑焉白官擒宋訊之具得其狀

覽之枯木

杭試院中有猢猻爲祟每脩葺之歲則逝入布政司天花板上或舊府中揭榜之日則復入矣人常有遇之者頸尚曳一鐵鎖其白如銀辛卯揭榜後二主司夜宴坐室中猢猻竊其冠學人行月明中主司懼不敢問也諸剖劄人尤爲所黜無寧夜癸巳秋里選余從督學使者入院夜半諸工喧噪驚起問之曰猢猻穿手引人體冷如冰捕之不可得今不知何如也

萬曆甲戌上元日鎮江民有從親故飲者日暮
出城遇一故人死已久矣忘其爲鬼遂與道故
鬼問何之曰將入城觀燈鬼曰此中燈不如金
陵子從我乎民心雖怪之不敢言遂從之行食
頃至一城街市燈火果金陵城中也行有頃鬼
曰此中燈亦寥落聞杭州今夕都司張烟火曷
往看乎民又把其臂行有頃至都司堂上三司
官方會飲燈火伎樂紛紜陳設鬼與民伏梁上
民告以餒鬼下至諸官前輒辟易者數四未至

一坐攫得餽飽數事與食問其故曰某人祿位
正盛某人不能食牛肉我皆不得近之也觀良久
困倦願歸鬼曰君且坐吾先行鬼歛然而逝其
人即形現爲吏卒所見驚懼墜地賓主大驚以
爲盜刑訊之具道本末莫之信民懇祈曰某今
日黃昏方離某人家可鞫也官置民於獄遣人
至鎮江驗之良信乃得脫

閩俗古溷中相傳有三足蟾隱其中其氣襲人
必死萬曆癸巳夏張煒者爲刑部郎家溷深可

五尺許一日豕入其中不出命僕拯之相繼三人皆溺死張募人竭其溷竟無所見人疑張以過殺奴故爲此說耳逾一年城南有古溷亦然淘者相繼四人皆死人無敢近者始知其信怪也

交州司李周宜謙長沙人也家中舊有一亭欲更新之脩理之次忽見柱下空空如洞亟移柱視之下已陷數百尺如井狀亦不知何時陷也周亦無恙時萬曆戊戌歲也

同年武進胡原徹爲諸生時會課常經由城邊
一路荒涼無人跡一夕前行見有物當道如人
蹲者呵之不動命僮持燭視之僮大叫仆地胡
自往看見如猪首目赤眈眈然牙出吻外咻咻
氣喘胡素壯勇舉足盡力踢之吻然有聲如豕
滾至城下而沒比旦復往見滾處一路草俱盡
求怪竟不可得矣

新都朱生者學召鬼一日聚生徒於講堂中爲
之鬼果至卜吉凶皆歷歷荅對既而求去朱初

不待發遣之方鬼於是哀嘯講堂中諸生徒驚
龍且盡如是年餘有道人至宿其中鬼復號叫
問之曰我鬼也爲金天王送書至中途被朱君
符召至今年餘矣不放吾歸饑寒不可忍奈何
道人爲書一符送之從此寂然

萬曆丙子冬至前三日閩中決死囚之次民家
陳某者忽聞扣戶出視之一客自言渴求水陳
取水至見客手脫其頭就盥飲陳驚懼入門少
時即死

趙仁甫令梁山日忽有郵足遞云王一傳牌稱王
皇殿下瘟部大王焦欲巡酆都寺處索輿從供
需之物甚備令厲且急詢之至日射洪沿途禮
拜醮祭虔送公私所費不貲仁甫素持正不懼
率吏民持至郭外碎而燬之左右咸失色時夔
州儲二守佶署郡篆業設醮備物伺之聞令燬
牌大詭禍至孰當也仁甫曰我身任之後竟無
他佶始媿服

丁應泰爲休寧令修寧民逐虎虎急竄入一古

廟中見土偶巋然以爲人也攫之偶踣而折虎腰虎斃焉翌日聞於丁丁命播之歌謠以爲異政

蒲臺人任繼宗少失母比長尋之弗得一夕夢神告之曰汝母居海畔辟纁衣縞者是也詰旦往求之果得母以歸

汪司馬伯玉與劉顯都督行軍汪謂顯曰吾之善飲將軍之力天下所聞也今當萬衆屬目之地思出一絕技如何劉曰諾顧左右取一巨案

重可四五十斤悉取樽壘杯卮之屬布之令滿
不足則以椀繼之皆注酒馬劉以一手舉案之
足立於汪所而汪次第取器悉飲之不踰時而
盡無遺瀝劉亦無困乏之色三軍歡呼動地是
日乃大破賊

臨安一日夬囚囚紹興人臨刑涕泣稱冤持刀
人給之曰至時我與汝方便任爾逃走其人懼
喜行刑之際意中卽如得脫盡力奔走至萬松
嶺嶺旁有一丐人凍餓垂死忽蹶然起坐如平

時逕往渡江至囚家款門家人出問之曰我某也臨刑得脫逃至此語言舉動良是而貌非也驚疑之際有自武林來者曰某已決矣家人益怪問之具道所以歷歷然家中事巨細并妻子小名皆言之妻子不敢認遂削髮出家不知所之

萬曆丙申秋姑蘇脩虎丘塔構木爲架環其外已備有一道人來觀自云善走衆問之道人曰可於若輩中選極趨捷者令從塔中走至第四

層巖頭呼我如其言時道人方在地下其人呼畢急往上走至第六層則道人已從架木步至絕頂矣如是者數四工完亦失道人所在

萬曆己亥秋陝西狄道有山數百尺一夜陷入地中其旁湧出小山五所皆數十丈相去百武先是數夕山旁居人但聞山上有金鼓聲遠視之有火光照人民皆走避無何遂有此怪

蒲州楊元祥舉萬曆癸未進士選館職其妻悍妬元祥嘗狎一婢妻輒怒之元祥無如之何每

用繩繫梁間詐欲自縊妻驚救之如是數四既知其詐也亦不爲意一日又狎其婢妻叫號欲杖之元祥入室閉戶妻猶怒不解食頃不聞聲破戶視之已縊死矣

劉宗伯楚先母素能文一日其子偕童子四五自學舍歸夫人見築墻者五人命諸子爲破題皆不可衆踉曰母試爲之卽應聲曰人數比乎舜臣職業同於傳說

李博士東先東阿人善天文嘉靖辛丑嘗覽天

象語人曰宮中當有變已而宮人勸全英伏法
他日又告人曰禁中當火已而御廡焚東先曰
未也已而三殿災其奇中如此

有名醫將入蜀見負薪者猛汗於河中浴醫曰
此人必死隨而救之其人入店中取大蒜細切
熱麵澆之食之汗出如雨醫曰貧下人且知藥
况富貴乎遂不入蜀

錢塘布政司前有一長鬼每陰雨之夜輒出市
中高十餘丈常在人家簷上坐足垂至地杭人

多遇之者然不爲禍福也

有一朝貴官京師有二子甚愛之一日家僮出
海岱門外遇一乞兒啼視之乃其其次子也驚
問之曰數月前被人攝至此迷失歸路凍餓殆
死僮携歸告主主驚曰吾子見在講堂中往視
則已失矣將兒養數月始平復如常

復州郡城宅多鬼余七八歲時從一塾師師每
暝輒出外堂閒遊余一日自內室出將入講堂
見師凭欄凝盼如有伺者見余却入余舉帷視

之寂無人跡走出堂則師在焉始悟爲鬼時亦不以爲意先母室中尤多怪每至燃燭後擊門搬器擾惱無寧夜母持念不懼亦卒無恙

東阿學宮舊在城南溪上尚書師公年十餘歲爲諸生一日五更起詣學舍過溪溪上有人爲二鬼魅所持且投入水顧見師公來相視愕曰師尚書至矣自投入水去其人遂免因向公叩頭曰微生鬼幾殺我

萬曆戊寅阿城北凌山屯有民田仲收奉神香

火遂爲神所憑笑歌罵詈日夕不絕自稱水晶
公人無如之何朱應轂爲令召至庭下猖狂如
故朱訶之加五木而杖焉有頃遂止曰神去矣
又有寨子村婦彭氏者爲狐所媚飛石走瓦毀
壞什物其夫張寵訴之朱朱批限三日令去次
日來數寵曰吾雅善若奈何以令苦我也自是
去不復來朱濬縣人

嘉靖庚申年倭寇入閩有南臺林姓者携妻包
裹逃於候官龍湖溪上遇六都黃岸黃某者亦

携妻子避難同居舟中人傳南臺民居俱煨燼
林哭妻云汝尚有包裹在但得夫妻無恙房屋
付之無可奈何矣黃聞其言心動偶倭至林夫
遁去妻遂與黃逃匿黃陽極詞寬憫遂携妻子
并林婦入山經一險道傍有峭壁下臨深潭黃
囑林婦曰道險汝一女子安能携重待我負之
令林婦前行推落岩下骨肉齧粉黃一家據岩
而視倭退鄉人皆赤貧無依黃獨架屋買田不
二年十一月內有一少婦日暮手持火籠過遼

沙鄉村問鄉人黃岸黃某人家在何處鄉人叩
其問故少婦嘻吁數聲致問不已鄉人指前村
新屋即是次日黃夫妻并三男三婦及一女俱
病瘟各自言我不幸夫死於倭投難托汝汝利
吾財何忍推我於萬仞岩下耶病者旬日俱死
只留一女適於陳鄉人始知黃致富之由

張侍郎守鄆虎害人公使吏執符追虎虎熟視
符隨吏至府堂乃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撻之約
三日出境否則盡殺虎乃去死於其境化爲石

今呼爲石虎

有僧入暗室踏破生茄疑爲物命念念不釋中
夜有叩門索命者僧約明日薦拔天明視之茄
也

許朴濮州人性真率論事多直常觸忤人偶得
辟穀術數日不飲食顏色如常未四十棄妻栖
東阿深山中居焉能鑿人病欲其死心同居數
月不藥而愈兵部譚尚書聘至京與語不合譚
欲用女鼎而彼守清靜遂厚遣歸辭曰翁老而

面赤好動健於房欲必有授以吐納之術者曉
起試看溺器中溷汁是遺精也恐一旦火發揉
之遲耳後數月譚逝人以爲先見

吳城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數千緡方可正一
日燕山有匠者來自云張撥天謂寺主曰不勞
費財請得百餘木楔可正也主寺者從之匠者
日挾鉅楔數片登高敲斲不旬餘閣柱悉正

紀綱少與穆肅讀書臨邑學宮啟聖祠方夜篝
燈有婦而艷翩翩且前兩生疑爲鬼物乃用鍼

紉線志其首俄而忽不見次日跡之得敗杵棗
廡中鍼志宛然遂取而焚之妖遂以息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相傳爲唐時故鎮二
三里外農工者於夏秋之際侵晨望之如城郭
掩映林木蒼鬱日出即不見每歲約數次行路
人皆見之

嘉靖十六年六月六日巳刻恩縣西北四女樹
觀音石像遍頭玉液如珠踰時乃止

聊城人丁懋儒隨大父之衡州讀書郡齋夜間

獨坐忽聞聲震如雷回顧一神執鞭而立若廟
帥狀丁讀不輟神亦隨滅

正統十四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
鬪開闔數次又共沉於水起復闔踰時乃止觀
者如堵

常熟之穿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輒
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
扣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故不
戕之一旦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

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爲兒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于道傍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鱷死於水面長壯可畏首大如拳問其家子死矣

嘉靖間秀水民吳強腰者富有田產然積鏹終不能滿萬如是者十餘載一日已及其數爲大

櫝二各貯其半列廡之東西至除夕忽悸不能寐聞櫝中有聲意爲盜也穴隙窺之見二櫝自行相就而合徐復退而返故處吳大懼不敢語人是年杜門不出至秋九月縣令張某入覲諸富民各有所餽吳自念歲且莫厄可免矣具茶酒數器爲獻張受焉俄而客至命取吳所獻酒啟之則醬蔬也更命啟三四皆然張大怒發卒捕之期必得乃已吳捐重賂爲居間者說萬端終不聽亡命之京師以三千金謁選曹移張南

部事乃寢而二櫝所藏桴然罄矣

霸州王吏部樂善爲諸生時倣儻不羈一日清明携雞酒上祖塋行至中途有旋風撲馬首王命以酒澆之立止是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來謝曰道中渴甚蒙君杯酒之惠無以爲報王問何神不荅要欲與相見良久曰可於次月朔日四鼓至城隍廟中覓我既覺密不以告妻子如期盛衣冠至廟寂無所覩步入廟後數楹聞履聲橐橐俄有丈夫從內出即夢中所見也與揖

讓父之有僮出附神耳語神即入內且誠王勿
妄有所窺王彷徨父之見墻東案頭有文卷堆
積試取視皆人姓名下注爵位生死月日又番
數紙得已名下大書壬辰歲舉進士授行人轉
吏部主事而卒年月皆具觀竟而神適至怒曰
語君勿妄窺何故違約王遜謝父之且語以故
哀祈求改神曰此天曹處分已定安可移易良
父曰惟有陰德可以轉移萬一餘則非予所知
王遂辭出至壬辰果成進士授行人即移病家

居不欲出其父大司馬遴怒不之信趨之入京
甲午遂轉吏部乙未五月卒一如神言

范縣儒學古槐大數圍高數丈老幹盤旋如戲
龍雖故老亦不知其何年栽植南京祭酒王嘉
論見之曰神物也知縣楊文造脩學落成飲于
明倫堂聞樹中有悲啼聲環立而聽者久之是
夜風雨大作摧其東大枝

長樂民女子夜績忽有鄰女容貌姣好衣裳鮮
潔首插金釵時來助績問其家輒以它對夜來

曉去如是月餘女心疑之一日竊視其所往出門至墻西隅入穴而沒女以告父母率衆掘之三尺許得銀甌而金其紐精巧倍常自是家日
殷富

刑部郎林某者四十無子納一妾其妻外爲優容而內恃甚妾孕且媿妻囑收生姬若得男幸取他人女來易且許十金姬利其金適姬女亦彌月豫戒以俟先一日姬女得女次日林男生竊易之以女報林懊惱不已妻復強慰解之陽

爲焚香籲天林不疑也無何嫗醉洩其事於同部郎王某之妻王與林最善聞之亟召嫗訊問嫗不能隱吐實王諭其善視兒仍分月俸贍焉逾五六載遷外秩詣王辭王密召兒匿室中留林飲酒中林語以無子之故王曰卿自有子那得云無林以爲戲已忿詆之王笑不已再三詰問令召兒出視之貌殊肖已駭問其故王曰但問卿內林歸飲泣以事詰妻妻始具道始末且云今已悔之無及林乃召嫗及子至父子相持

而哭仍將嫗女取爲子婦贍嫗終身

福清民林某女幼喜齋素得香木數寸許刻爲關王像甚愛之每食必祭及嫁藏之袖中以行其夫家素事山魃娶婦初夕壻必他往讓崇先宿而後合鬻女都不知臨宿袖中出神像置寢閣上夜半崇至但聞室中剗然有聲如物被擊之狀更無他異天明起視牀前有血一團自是怪絕小大驚問具說所以始信神力也

閩省當道諸公凡蒞任者皆由西門入相傳云

由南入者必兆火嘉靖十三年四明屠公僑爲
左藩伯入自南門後一月雷震萬歲寺火其浮
圖如大燭照城中外數十里屠公遽詣寺拜火
皇急以雨衣藉地甫三拜浮圖之巔忽有鼎墜
地大書曰諸天及人無由見鼎地搃三日天雨
四花土田三變今古同時屠人握閩雨衣三拜
梁開平四年書

男子曾甲世居閩縣金鰲峯下灌園爲業園中
有破祠其神嘗栖箕自稱兄弟二人南唐徐知

誥之弟知證知詳也書符療病驗若影響未樂
間 成祖皇帝北征弗豫詔甲入侍運箕有驗
遂封知證清微洞玄真人知詳弘靜高明真人
勅有司建廟金鰲峯下歲遣龍虎山張真人齋
賜衣袍久之張弗堪其役致命畢按劍坐殿上
召之湏臾二金鰲自帳中出蒲伏於前張叱之
曰何等小畜敢煩乃翁明歲復來當斬汝矣先
是每歲賜袍明日二真人親至雲頭謝恩至是
奏免張真人今但遣官而已

鄭一觀者隆慶時福清農家也雅好持齋誦經
凡桑門之徒過者無不留宿罄家所有資其衣
糧先是有一年少不知何自而來挾數百金占
籍於隣村容貌清俊器度溫雅一觀因許以女
招之入贅其日適有道士求宿一觀以婚辭強
之乃許趺坐中堂手結普安印凝然不動須臾
婿至鼓樂沸天燈光載道及入門見道士一時
俱沒道士叱之曰畜生來前復汝故形赦汝死
罪婿卽化爲老猴伏地乞命道士勅遣之一觀

大驚拜請何居道士手指前山化爲電光而去
明日尋其跡得廢寺故墓叢莽中有普安佛像
儼然道士也

至元間有孫總管赴嶺南任江次登舟爲大風
飄揚至巨山信步登焉見一大門內廊廡廳舍
如官府守門者止之曰此考較人間罪福去處
爾何事至此孫以之任舟行遇風告之并欲入
廳舍遊觀守者引入見大殿上有王者端坐侍
衛甚嚴傍一門守者皆狼牙鬼面不許進守者

曰此獄也陽世殺牛食肉者皆囚於此孫之舅
在世亦好食牛因以姓名問之守者曰有之曾
聞汝舅食牛肉七千斤罪不可宥孫力懇守者
托之引見主吏禱之吏曰爾舅罪業至重爾亦
喜食牛肉陰司亦減爾壽筭只滿此一任矣孫
再禱求救吏良久曰汝到任若能禁殺牛善誘
五百家不食牛肉爾舅得升天亦延爾壽孫領
命而出登舟回視已失山所在矣及到任首禁
宰牛并廣行勸人不食牛肉踰半年夢舅曰主

者云甬柰殺牛曾勸到七百家功德浩大神明
交贊我得昇天汝亦延壽矣

萬曆年間閩庠生潘文波住高蓋山下在南臺
市中買得磁溺器無僮僕候天晚持歸至赤東
村落中時將漏下矣微月踈星松濤度澗忽見
前有婦人素妝皎靚裼以緋紅潘遂知其妖恐
爲所迷稍近即以磁溺器奮擊之妖亦與磁聲
俱碎只見地上紅光以爲寶也檢拾而歸皆紅
瓦礫藏數日亦化去不知所之

萬曆己亥福清民林某者涉溪過一小廟俛而
溺焉歸家而病藥之萬方不愈令巫視之曰某
溪旁廟鬼爲祟以三牲禳謝遂愈林心不平戲
爲牒訟之城隍拜而焚之越二日林出市至針
舖前旋風起足下瞥然倒地已無氣矣市人大
驚昇入舖內報官相視買棺將盛之日且暮矣
林忽蹶然而起曰適在針舖歛見二皂若公府
勾攝之狀即隨之行入城隍廟王方升座旁繫
一鬼相與對訊始知其故辨復數四鬼理屈王

命束縛加一巨石沉之海中遂命林出既復呼
入曰吾居是職有年矣未有訟及鬼神者汝刁
民也不可不懲有頃曰發宋推官决二十五遂
醒翌日偶出市衝推官宋之禎導被决如其数
林今尚在